

上海的声音

王安忆

全球化的大趋势,东
西南北人都像一个模子脱
胚出来,但是,到了上海滑
稽戏,这些孩子忽然就有
了“原生家庭”。这剧种的
厉害就在这地方,有一双
法眼,看得见根底,海上繁
华梦里的柴米生涯。无论
世界变到哪里,总归还是
开门七件事。所以,名字叫
上海滑稽戏,事实上遍及
人世间。

我曾经请王汝刚先生给复旦中文系
创意写作同学讲座。结束日场演出和业
务会,出发已经向晚,然后堵车,寻路,受
学校保安盘查——陈思和教授戏谑说:
这名保安一定不是上海人,否则怎么不认
识王汝刚?陈思和历年研究“殿堂和民间”,
上海滑稽戏即是对象,也是材料,所以
专到课上旁听。说的正是,有一次和王
汝刚在路上走,对面来人都道“你好”,他
也回答“你好”,不像粉丝和偶像,而是旧
街坊老熟人,你就知道他是在上海滩的人

脉,也知道滑稽戏在坊间渗透有多深。
回到那天晚上,大家坐在教室等待,
忽探身进来一个年轻人,问老师有没有
到,旋即退了出去。后来知道,王汝刚不
是单个儿,是率一帮男女徒弟,路上又走
散了,这个小伙子就是陈靓。保安放过陈
靓,使其成漏网之鱼,或出于偶然,亦也
许呢,有点意味,这意味就是,陈靓看上
去,和校园里进出的孩子没两样,和街上
过往的孩子也没两样,不像王汝刚,明显
有一种特色。这种特色应该怎样形容呢?
可以说是本土性,也可以说是行业性,无
论哪一项,都是携带了个体的历史经验,
似乎有点“旧”,不是陈旧的意思,是相
对于同质化生活下新人类的原生态。

当然,比起前辈,王汝刚也是新
的。他到底出生现代,没有亲历草创
时期底层阶级的摸爬滚打,那种生活是
会挂相的。早年拍摄的滑稽戏电影《三毛

学生意》,学生意的三毛,不是人道主义
悲悯的画笔下的流浪儿,又不是无产阶
级革命理论中的产业工人,也不是等待
左翼知识分子启蒙的不觉悟者,多半抱
着微末的人生计划,熬过三年萝卜干饭
满师出徒,当上伙计,再远大一些,则盘
下个铺子自家做老板。电影中师傅言传
身教,让三毛假作顾客的桥段,要说有隐
喻,就是这个,三毛从不感到坦然,由屈
抑渐趋昂然,可视为阶层晋级的表情。所
以,上海滑稽戏里的“噱”,其实不是一笑
了之,笑着笑着,便心有戚戚。我们家
居中,有两位滑稽界的明星,王双庆和吴
媚媚,其时,滑稽戏剧团归入上海人民艺
术剧院,与我父亲同事,他们的女儿和我
做过同学,这两位以喜剧著称的家长,很
奇怪地都有着庄严的气度,看他们在弄
堂里走过,我们都敬重地让在一边。
因父亲的缘故,我看过不少滑稽戏,

其中印象最深是《啼笑因缘》,说是滑稽
戏,最难忘的恰是凄楚的一幕,沈凤喜在
精神病院的栅栏后,樊家树独立一盏路
灯底下,天上飘着雪花。王汝刚的时代,
走出上海早期工业历史,看过一档电视
节目,王汝刚谈上海,说到那时老字号统
挂上新招牌,沪上著名的饭店转身大众
食堂,顾客自我服务,端盘端碗,菜式则洗
铅华,返璞归真,有家常小炒,味美极
了,忍不住探头后厨寻找伙头军,不料想
原来是老板亲调羹汤。这一幕活脱眼前,
看得见前世今生,那老板白手起家,好
比学生意的三毛,如今复又归零回到原
点,世事沉浮,得失无常,惟有手艺在身,
不辜负人的。前喻后顾,倘若会看,就可
看得许多故事,看多了,眼睛里就有了风
霜。
那晚的讲座,王汝刚贯通上海滑稽
戏的起源、沿革、演变、趋向,实足一部
戏剧史,穿插说唱小品,加以强感性认识,

担任表演的就是那些男女孩子。他们均
一脸清气,显见得在丰饶中长大,没有
受过生计的折磨。有一位长相俊秀的女
孩唱江南小调,宛如莺啼,尚地域色彩,
其余则都是陈靓这样。说实在,作为滑
稽戏行里的人,似乎过于标致,准确说,
过于主流,而上海滑稽戏,则是边缘的。
这是一个精彩的夜晚,格式里的课程多
总有点枯乏的,此刻则活跃起来。王汝
刚的讲述里,有一节说的是新政开元之
初,上海滑稽界旧部中人,送去晚南白
茅岭劳动,农场大队长姓毛,每到寒暑
两期,儿子都来度假玩耍,结识了滑稽
艺人,从此着迷此道,学艺偷艺,真就
入了行,大名鼎鼎,《复兴之光》里,
和王汝刚飙戏的那个人。他饰演的南
方来客,携带故人的信物,交给几十
年如一日即心似铁的老相好,知情人
临终前的一句话,屡屡出口,又屡屡
气绝,再又回转,再气绝,无数轮欲言
又止,

周而复始,收也收不住。就像风暴眼,
一波连一波,一浪推一浪,场上早已
经翻江倒海,笑声雷起。上海滑稽戏
就是这样,可以将顶悲哀的事做成“噱”
——“噱”其实是不说、不可说、说了
都是错,于是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祸福生死都是可以拿来开玩笑,
儒家言“邻有殍,不巷歌”,上海的坊
间却百无禁忌,《上海的声音》里,
白事上的被面子转身送去红事。这不
拘礼并非失操守。还是《上海的声音》,
那“打桩模子”一旦成亲,便与浪荡
时候的萍水斩断,生意失败为负责妻
子连夜奔逃,这就要说到青年演员潘
前卫。

潘前卫是连上海人都不大的,过于
轩朗了,走在马路上,也是潮男一名。
全球化的大趋势,东西南北人都像一
个模子脱胚出来,但是,到了上海滑
稽戏,这些孩子忽然就有了“原生家
庭”。这剧种的厉害就在这地方,有
一双眼,看得见根底,海上繁华梦
里的柴米生涯。无论世界变到哪里,
总归还是开门七件事。所以,名字叫
上海滑稽戏,事实上遍及人世间。《上
海的声音》的演员里,竟然有一位
女孩来自藏族,可不是海角天涯!
因是最近看的新戏,就用来自作这篇
文章,记录下观感和心得。还有,王
汝刚的讲座,我们同学整理成书面,
版权属讲者本人,不晓得他有没有
送去发表。

郭京飞和谭卓在《对手》中证明： 好的表演不需要“炸裂”

陈熙远

电视剧《对手》收官,网络评分居高
不下。除剧本的因素外,表演也为该剧
加分不少,特别是剧中男女主演郭京
飞和谭卓,出色地证明了好的表演不
需要“炸裂”。

观众都喜爱特征鲜明的人物,但郭
京飞和谭卓这次要面对的挑战,偏是
两个混然于市并且属于境外敌对势力
的潜伏者。做一个间谍人员最大的条
件和特征,就是你重复遇到他(她)两
三次后,都未必能记得住这张脸。丢
到人堆里,更是绝不会引人注目的一类
人。人设与演员本身的巨大反差,给
表演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这个国内罕见的当代谍战剧,是以
两个反派人物做主角的。一对“回不
去”的人,在他们错位人生里憋屈和
无奈,而表演则让这种不可逆转的悲
剧性变得更为深刻。《对手》故事开
始于郭京飞饰演的李唐四处找寻“上
线”么鸡。不为别的,只为么鸡带着
他们的“活动经费”人间蒸发了……
突如其来的“断炊”让夫妇二人的生
活雪上加霜,为一点汽油钱和一张违
停单便争吵不休。追查中,李唐与人
打架被打掉了一颗牙,上头不给报销,
医保也走不了……打败他们的不是
敌人,而是一颗烤瓷牙要9000块!李
唐听得心惊肉跳,“种烤瓷牙那么多
钱,掉个脑袋才多少钱?”小卒子的
辛酸溢于言表,最关键的是,他们的退
休金还遥遥无期。

惨,是真惨!观众们带着对谍战剧
的期待打开《对手》,却看到了满眼
中年人的窘迫。李唐丁美兮夫妇俩
精打细算,与每一个混生活的普通人
全然无异。不同的是,他们还要面对
过河卒子没回头路的危机四伏。网
上的评论,很多人喜欢《对手》是因
为中年人的无奈与间谍这一想象中
理应体面、带感的形象形成的强烈
反差与新鲜感,郭京飞饰演的李唐,
在贡献不少笑点的同时,演出了一
个中年人在社会中像夹心饼干一样
的状态。

这不是郭京飞第一次演“窝囊中
年”。2019年的《我是余欢水》里,
他演的就是一个“混惨”,但李唐比
余欢水更深沉一些。40岁后,郭京
飞演起这种角色来游刃有余,“小
人物”的不易,成了他塑造人物的
抓手,哪怕演一个皇帝老子或其他
有身份的角色,他也会去找找光鲜
表面下的部分,因为这样的人物才
立体,才能叫观众信服。

如果说每一类角色的走红都是生
逢其时,那么当下,又丧又燃的中
年男性角色似乎成了电视荧屏上的
“刚需”。而郭京飞的形象,与这
类角色似乎天然匹配。在现实主义
表演风格和“低气压”的中年危
机中,郭京飞是那个可以做到既沉
下去,又能带观众“飞”起来的人。
当我们看到李唐在家和老婆、孩
子在一起时,他也照样透着平庸、
软弱的烟火气,面对老婆丁美兮咄
咄逼人、劈头盖脸的数落,他除了
忍耐就是沉默,很多时候,他都一
边“享受”着老婆的语言暴力,一
边给老婆按摩着身体。对女儿李
小满碗里的剩饭,他也毫不嫌弃地
吃掉。这不就是千千万万平凡丈
夫与父亲的寻常状态吗?

听说郭京飞遇到李唐这个人物
兴奋了很久。他清楚地感觉到,自
己的机会来了!首先,这个人物写
得极其细腻,给演员的创作空间大;
其次,他得知自己的搭档有颜丙
燕、宁理、谭卓……都说好演员
的一想是可以互相激发的,旗鼓
相当的对手有了,他怎能不兴奋
呢?我们平常夸赞一个演员,通常
会说“很会演”“演得很到位”,
可郭京飞和谭卓恰恰是那种不能
用“演”来评价其能力的



▲▶《对手》是国内罕见的当代谍战剧,是以两个反派人物做主角的。一对“回不去”的人,在他们错位人生里憋屈和无奈,而谭卓(上)和郭京飞(右)的表演则让这种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变得更为深刻



人,因为你常常看不到他们表演的
痕迹。在郭京飞看来,“好的表演不
需要炸裂”,演员只是变成角色,活
在作品里。

李唐成了这个观点输出的最有力
的例证。剧中,郭京飞与宁理饰演
的林或的几场对手戏,都没见“炸
裂”。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李唐
认出新来的上级竟然是18年前一
起执行任务的旧相识,两个人在出
租车里聊近况、聊往事,表面风平
浪静,暗地里通过后视镜互窥探。
通过一个调反光镜的镜头,演员甚
至看到郭京飞的眼皮抽搐了一下。
就在这短短两秒钟的镜头里,演员
将各种复杂的情绪有条理地传达
分明,可见功力。大结局时,同
样是这两个人在一部车里,一个金
蝉脱壳潜逃在即,一个为了保护妻
女计划要做“替死鬼”,一别永
无可能再见。李唐说出李小满不
是自己亲生的,而是林或女儿这个
惊天秘密,并质问他怎能对自己的
亲女儿下毒呢?他没想到,林或早
就知情,并说出“血缘是什么?它
是365天日日夜夜的相处,谁是
亲爹并不重要”这句话……我们
可以看到李唐的眼神渐渐红了,意
外、吃惊、愤怒、触碰人性底线的
钝痛感,一一浮现在脸上。在这
里,郭京飞呈现了比不打麻药拔牙
更痛的痛感,“炸裂”本不是对表
演的赞许,高级的表演是混然于
心,却说不出来。

表面平淡,余味绵长的表演也体
现在该剧的两位优秀女演员身上。
颜丙燕饰演的段迎九和谭卓饰演
的丁美兮,她们一个是国安专案组
的“猫”,一个是漂洋过海来的
“鼠”,“猫”的儿子是“鼠”的
弟弟,“猫”的下属又是“鼠”的
弟弟,“猫”已经盯上了“鼠”,
于是请了一桌

“鸿门宴”。这是《对手》在厦
门开机后的第一场戏,也是让郭京
飞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李唐、
丁美兮与段迎九的第一次正面交
锋。这场戏是暗潮汹涌异常精彩
的,台词犹如刻刀,段迎九的试探
层层递进,每一段话好像都有话
外之音,每一个问题都意有所指。
剧情的设置是,丁美兮在饭桌上
一直在喝酒,她要借着喝多了、喝
醉了,将真话假话混作一谈,而
段迎九不断暗中观察……据说这
场戏拍了有六七遍,面对“八料
影帝”加身、演技十分老辣的脸
丙燕,谭卓不仅把戏稳稳地接了
下,还接得漂亮。但观众们并不
知情,她每次举杯喝的都是真酒。
戏拍完了,谭卓给自己灌下去好
几斤酒,一个人在走廊哇哇大哭……

震惊之余,郭京飞面对对手这种
出去命的表演,既担心又感到十分
安全感。事实上,《对手》里丁美
兮“一人千面”、“瞬”“兮”万
变的身份,对演员是有难度的,但
谭卓的表现刷新了我们对她能力
的认知。据《对手》的制片人透
露,早在剧本尚未完成时,她们就
找到谭卓,创作团队认为,剧中的
丁美兮非常适合她。当时因为没
看到全部的剧本,谭卓的回复并不
确定,她深知影视剧是多方配合
的艺术,作为演员能切实把握住的
就是文本的选择。但后来,她成了
最早决定参演的演员。出道至今,
从《Hello,树先生》《爆裂声
音》《追凶者也》《我不是药
神》《误杀》《沉默的真相》,一
路到这次的《对手》,谭卓几乎没
演过烂片,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
她多次谈到,剧本是她判断是否接
下一部作品的重要考量。只要本
子好、团队过硬,谭卓并不在乎自
己戏份多少、片酬如何。

其实,《对手》开篇丁美兮的出
场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观众
对这个人物的判断,大多来自她动
作的外在转换。有一处让人印象
深刻的细节是她结束任务走回家
路上——不停地刷牙。一个业务
熟练的间谍,对自己的工作如此
厌恶,需要立即处理“不洁感”。
谭卓用带着泪的机械性重复动作
和空洞眼神,把人物内心的自我怀
疑一下子建立起来。据《对手》制
片人透露,“刷牙”这个细节,其
实是谭卓的原创。剧本原来是她
每一次执行任务回家都要洗澡,把
肮脏、污秽的东西冲刷掉。但谭
卓与导演商量后,改成了刷牙,从
观后效果来看,刷牙的冲击力显
然更强。

《对手》中的丁美兮对谭卓而言,
就是天然的“演技大赏”。平时素
面朝天不施粉黛,她就是一种普
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一旦接到任
务,一秒变脸的风情万种里,偶
尔会露出一股子特工的狠劲。这
股子狠劲,其实一直潜藏在她的
身上。拍电影《我不是药神》,她
在钢管上练舞三个小时不下来,手
和腿磨到破皮出血,再结成茧子。
电影拍完了,谭卓的脚裸却软得
粉粉。2013年,谭卓为参演赖
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推掉
了几乎所有的工作,这对一个正
当上升期的女演员,不是个明智
的选择,但她甘之如飴。她不会
把自己安排得很满。去年一年,
谭卓有几个月在休息,除了陪
伴家人,剩余时间里,她用“梳
理、思考、读书”来完成一种向
内的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外界几乎
无法准确、全面地描述这位女演
员。她身上独有的神秘感,只属
于当下。谁也不知道她的生命枝
干上又会长出怎样的新芽。

谍战剧《对手》中的李唐,是一个略
带黑色幽默的人物:在社会上毫
不起眼,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却被
迫进了“宏图霸业”。

该剧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以间谍李唐为第一视
角。这种设置在谍战剧,尤其是
当代谍战题材的影视剧并不多
见。但无论从评分还是热度看,
《对手》难以超越一众被封神的
谍战剧对手,这同样是因为以李
唐为第一视角,无法通过正面的
英雄形象来构建宏大叙事和高
昂基调。

即便如此,从制作包装、主题
阐释的角度,《对手》依然可算
中上之作,这还是因为李唐。在
他的身上,我们看到谍战世界中
许多间谍的身影,也看到编剧
有意无意回避的一些刻板形
象。这些“队友”与“对手”从
不同侧面影响了李唐这个人物的
塑造。

电影《小岛惊魂》的女主角格
蕾丝与一双对阳光过敏的儿女
在小岛古宅中共同生活。在经
历了种种灵异事件后,当一束
阳光照进昏暗的宅邸,格蕾丝
幡然醒悟,自己才是那个鬼。
《小岛惊魂》不是一部谍战片,
却意外地隐藏着适用于谍战题
材的隐喻:人与鬼。在“人”的
世界里,间谍就是“鬼”,一个
扮作人样的“鬼”。真相大白
之际,格蕾丝的选择是继续以
鬼的身份安住在“自己的家
里”,尝试着与人共存。而在
《潜伏》的结尾,余则成的选
择同样是继续“做鬼”,坚守
在谍战的第一线。

有些“鬼”可以选,有些“鬼”
没得选,比如《无间道》中的
刘建明。他歇斯底里地除掉黑
帮大佬,清洗警队内鬼,试图
以此洗白警察身份,结果却一而
再再而三地遭遇阻挠,最终被
杨锦荣曝光于天下。绝望的刘
建明渴望像陈永仁一样以死解
脱,但依然没能如愿,彷徨在
阳光之下的无间地狱中。
《对手》对《无间道》的致敬,
不止于“高音甜,中音准,低
音沉”的胆机。和刘建明一样,
李唐深知自己是“鬼”。只不
过他并不急于“成人”,而是
本分地游荡在厦州街头。当阳
光照进压抑的审讯室,李唐解
脱了,他可以将在十八年来深
埋心底的秘密全部袒露,他可
以自嘲地面对镜中剃了寸头的
自己,他可以“转世”了。与
格蕾丝一样,李唐的选择是留
在厦州,因为“我的家在厦州”。
不同的是,如今的他,是人。

谍战题材很容易塑造“大写
的人”:《暗算》中的安在
天,《悬崖》中的周乙,《潜
伏》中的余则成……很显然,
李唐站在了上述谍战精英的对
立面,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反派
人物,也因为他是“一个小男
人”。与其他任何间谍不同,
李唐有着自己的生活哲学:麻
烦就像糖葫芦,要一个一个吃。
对他而言,上线托付的任务,
与搏斗时脱落的牙齿并无本质
区别,都是麻烦,都是糖葫芦。
当然,谍战剧里也有一些在市
井生活中摸爬滚打的小角色。
比如《借枪》里的熊阔海,仅
就人物形象而言,他与李唐有
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为
“经费”“奖金”发愁、羡慕
同行锦衣玉食的草根间谍,他
们都曾被老婆嫌弃的贫乏,他
们甚至有着神似的背影——
发型凌乱,驼背发福,满身的
衰样。

但两人毕竟不同。熊阔海不
是一个“安分”的人,他不惜
变卖家产筹措经费,为的是惊
天之举;李唐则是一个在中年
危机的漩涡中渴望安分的人,
如果不是十八年后身份被重
置、生活被打乱,他也许已经
习惯了出租车司机的身份,习
惯了丁美兮的唠叨和李小满
的叛逆,习惯了将一身本领用
于讨债维权和监控女儿的恋
爱进度。

另一个渴望安分的人物是
《红色》里的徐天。这名隐于
市井的小会计起初并不想成
为改变时局的英雄人物,只想
守着守住自己的安逸,保护受
困的恋人。但时局并不允许
他埋没才干,纷飞的战火将他
硬生生拉出了弄堂,投入了革
命。与之相对,生活在和平年
代的李唐祈祷着和平永续,因
为只有如此,他这枚“过河的
卒子”才不会被轻易摆布、随
意牺牲。

拆解「李唐」： 那些哺育草根间谍的 队友和对手

孙欣祺

李唐这个人,最不能回避的就是
他的真实身份——境外间谍。你
可以承认他保有人性、腹黑幽
默、温柔体贴,但你无法否认,
他就是一个过街老鼠式的反派,
被怀疑、被跟踪、被抓捕。但
是同是过街老鼠,李唐和林或
截然不同。后者为了完成任务
可以不择手段,前者为了保全
性命宁可任务失败,鲜明反差的
背后,是两者对于间谍身份的
认识差异。对于李唐而言,间
谍只是出租车司机以外的第二
职业,“忠心贯日月”只是和
“嘟嘟专车为您服务”一样没
有诚意的职业口号。所以他问
么鸡,“说好的能挣大钱,钱呢?”

与没有信仰、只有职业的李唐
相对,段迎九是一只信仰的猫。
她可以耽误自己的婚礼,可以
无视孩子的学习,可以无数次
地让丈夫独守空房,甚至可以
透支身体健康,但她不允许自
己放松对间谍的警惕,不允许
十八年前的旧案石沉大海。支
撑她的,绝不仅仅是职业素养,
更是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对信
仰的坚守。从这个角度来说,
李唐,不足以成为段迎九的对
手。